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

上宰相書四

上富丞相書　東坡先生

軾聞之從説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説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説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説之是故其説易行古之人一説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説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不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万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甲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兼其子夫弃其妻而自歸

於明公者百餘万明公又又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万人者皆切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爲烏爲豺狼一旦暴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詭怪譎恍而不可知者皆備其錯而明其陝泛其流而游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雖然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儆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旅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
戒我倘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
武公夫子以公豈以其至足而無聞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
說者亦何從其間之入哉不然輒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
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
夫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
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
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
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
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不為我用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
夫子廉孝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
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
公良孺勇而死於鬭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

若晏嬰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靡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交其偏其詐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于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必以其狡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率未敢至公之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欤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樂之夫范公之取人若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

天下之全而自居其短而雜其長以收功於無窮慨然西向而之
至天子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
制舉之末而收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
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同前

轍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
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眾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
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
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
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
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
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
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
日而無吾徒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邪昔者漢

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爲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説而彼將以彼之説彼是相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譬之千金之璧者不出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吸吸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

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賤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吾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驕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縕敝褐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歷覽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斈至今

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文潞公論推鹽書　同前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頑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推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按視召商華人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搉鹽此 祖宗一時之特恩也輒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於京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臧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羣雖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得於淮浙遠甚矣 君推剔之勢常甲於他路一旦搉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搉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搉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

私販而竈户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每賤買而幾貴賣價若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户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户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西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儉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推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唯所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相自祿吏贍養修繕教庋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

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推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責有司以爲辦事行乎紙文書而定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必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矣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輒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每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万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以皆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未中意其於退

也尤易矣願以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万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係御史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塲追申徒而謝子產也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

厭戰征伐逐至此也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相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也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惘然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上昭文富丞相書　　穎濱先生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未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然而為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　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為於此盡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若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

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成功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盡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邪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哉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其家謁越人而屬之曰

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計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哉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變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皆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

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技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輙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盡拙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万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其不宣轍再拜

代上時相書　　廣陵先生

夫天下有三言其上者以道言其次以志言其下以窮言夫以道言者用以有為者也以志言者不得其有為者也以窮言者有逢而不自得者也假窮而无逢與有逢而无足怨語者皆不言也故不得於道則言志志猶有為也窮則何所謂耶不得乎

身而已不是故古之昌明之朝其盛之際明君在上賢宰相撫以輔之故其用人之詳得士之急曰招延而望來也推挽以恐去故天下之士無有以志言者謂其口能輸心舌以播熏於在上者虛耳而側聽爲下者披腹以露藏如是則天下之士很自用之不足何暇畜以爲志耶志猶且無言又況其窮者哉其無可知已伏惟昭文相公閤下昔嘗柄天下以自任矣未幾而去去未幾而天子思太平知所由來則復在相公則公之所以任于天下者甚重而天下之所以待相公而任者亦不輕也所宜回唐虞於已歸赫禹稷於既晦則將見天下之士口囂腹竭而後無以志言則窮者又可忽耶昔聞古者至治之世民有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孤獨之民謂之窮而無告而無爲者莫不先之夫有子而無以爲養尚無何殊有親而無以爲孝尚無何異苟如是若其者亦宜仁人之所念也又況適逢大有爲之時而家世於門下復有一日之雅者耶則今日之

言雖定以窮來而今日之賜亦仁人大有為閔窮恤故之資也干冒台嚴恐悚待罪不宣某再拜

上杜相書

南豐先生

某聞夫為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不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者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舜之為宰相無為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之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鄭公王珪[illegible]

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素孫伏伽用兵征戰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亮甘蔣爲卿大夫各任其事焉周湯若傅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矣夫諫其君與正綱維持法憲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与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哉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隔物隨能收叙不格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躰其亦可知也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世稱宰相者不過有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躰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雖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繫門下以出於是与之佐

人全立州學爲累日之格以勸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絀之法重名教以矯妻辭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惰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式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然而疑且排且譏者亦衆矣閤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与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其知宰相躰者非閤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其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某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与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閤下与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万世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

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欲過閣下之門又嘗閣下耀炙光而瞻拱于名路利者所趣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冀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寶閣下之心非係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至而已已

上宰相書為人作　劉編脩

謹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某聞古今之論者曰善為國者無他使賢者能者各帥職就列而不敢伏斯至治已善為仕者無它使國家求与之共事而後出焉斯善士已書曰克明俊德道賢保之在位也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道上之所以接下也然是二者有說焉世固不疑賢能之可以興治而謂仕者待上求与之共事而後出焉不亦越乎夫古今異宜亦豈嘗謂君成湯之於伊尹魯侯之於周豐而後謂之求之哉彼睽遠窮賤之士介特自守無望於朝廷而爵命有以及之斯豈非求之之效歟夫識度有高卑智略有廣狹誠使以德文者不奪其職以材用

者不逾其分則山林枯槁之士莫不欣欣然繼踵而至矣又况其近者乎伏惟某官閣下以全德靜度寅亮王室讓明輔和肅緝熙功業日新而興凡仁化風動而彌遠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可謂至治之極矣其某也疏遠窮賤之士也無左右之介未嘗得登于門下仲尼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竊自念勤身苦志從事於文章不後於衆人不見升於朋友儻可与重長者肩隨之倫長甘貧賤之耻乎古人有言曰百發一不中不可謂之善射未甚也固以全之為美今雖賢傑群萃而疏遠窮賤有遺而不省若將非百中之美乎伏惟閣下念之傳曰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虞書曰賦納以言仲尼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誠謂閣下必以言而知人故敢冒進其說焉伏惟閣下甚之在周之書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恭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古之君子其察人如此之詳也某雖不肖惟閣下所以命之于冒尊[illegible]

上范丞相治躰書　質節先生

相公之去蜀朝山草木春風兩紀矣江山貴發之國猶能想記其地乎夫大江之南榮為東蜀之陋邦某生於榮被書山中私有所念以謂自信之士方其未遇古人於千載之上擊節而嘆恨不即見之也天生豪傑與某而同時有及見之喜嘗其彼貴此賤反自疑而不進何也豈非慮其驕不下士尚何得吐胸中之奇耶吾寧老巖而隱之有足樂者嗚呼此士自絕之過而貴賤之由是不相通也某窮隘之既而自謂曰公卿必有負其道者焉當以道而求道之未至也某當以進之道之儀可致也然後出求當世之賢今之人傑有如范公者屬往見之此心固有待也雖然今世孝未及成弗獲伸見賢之拜掃跡劬外聲音之不相聞俯不知其身之微賤而以事迫於外欲奉千里之書顯開皆履以告可乎某又自謝於心曰吾之無害也以平生嚮慕之誠此心已

有將於范公矣范公固未知之而吾之心終不可負也事可緩見而言事不可緩未見而言其實一也山林之士既不當與言權貴之門又不敢與言誠以相公直道扶王家則某之言豈爲不安伏惟明公清燕優閑之際姑聽其語可乎某切仰天子明聖前日以臣僚之章不得已降執事者一官而未聞之封敎命天闕何其欲去之堅也切意大君子之心欲持明哲易退之德以爲身謀則善矣然非今日之宜也伏惟相公異乎疏遠之身當與宋同其休戚偶天子有禱之際獨不念朝廷乎殆非勢去就之時也何則大臣去就系天下之安危身雖宜保而禍不可以苟免也君將弃我乎雖豫爲退藏之計則章曰上竟撰於全身使天下有平治之意自知捨我其誰君始不吾信固當受默而不辭冀其復然吾豈言也仲尼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足仲尼教人使不枉道以強活而不教人遽絕於君也劉向曰屢默而言不已陳善數退而不忍去者彼豈苟然而已哉念天下

皆曰吾君不忘吾范公歟然獨斷不惑群議殆將復用之也神聖有為方求適治之路而吾范公救蔡丞相確辯蘇尚書中立不倚之誠確乎不拔如立千尺之表揭善惡之收天子信焉然使偃息近鎮復將聽其言而判異議之疑也而吾范公之心亦知天子之明聖可與至堯舜之域可與邁成康之軌可與將君子而察小人可與休國而益民相有待而然也天下之人同為此言者何也彼其傾耳而聽虛心而俟者亦知聖意之未忘不欲相公自絕於君故也相公偶此之際遽然求去豈所以系朝廷蒼生之望乎噫是何求去之速也始公留于侯藩察聖意之終始假之數年然後勇退寧為晚耶其不能言之惟大賢則能聽之苟以為狂為愚而將從之復將誦文正公之遺烈以告于下執事夫書其父以悅其子必求其聽己又將以為謟乎亦非某之忍為也某聞長者道盛德之言曰吾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文正公獲當今日則愛君為國之心其憂宜如之何也謂其言

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將議其軌以攷其行己之大方切以謂文正公過慮度遠矣當度之時天下望之爲輕重而文宗亦未辨牛李之是非推念度之不衰也而其晚節之計皆出於自安無經濟意使時君復誰望耶文正公則不然始方貶黜而朋黨之論遂起其後稍從潤州時造謗者復極以聳上亟命置之嶺南當時之士凜然寒心矣自非我公不敢自絕於君何能悟主主如此使今日之盛聖子神孫益隆太平者皆賴仁祖聖明速回日月之光深照忠義之賜也今主上聖德日躋慨然願治相公於斯時其憂國之心當任文正公之責而後可也主上恩禮兼隆可謂至矣相公自視孰尚仁宗之於文正乎是知往日君臣之間猶疎於今也文正以孤生進不敢忘君如彼相公以壯德承大恩乞身堅去如此是豈有識之士所望於門下之意耶伏惟相公少留恩而俯諾焉無以一己之心爲進退而以天下之心爲進退聖君難逢勉濟大業不宣

再上范丞相論事書　同前

去年相公鎮潁昌時有蜀布衣方里献書者即某也其間言英
廟晚計浮況有愧文正公終始之節仰以勸勉宰者要速求去
如文正不敢忘君為方虞部賊之書獲玷耳目之罪可句部吏
傳諫某見相公奮言呂丞相等非獨廢明天子之有忠臣相公
父子方世公識遠過裴度一等擬以專某之言必有合於大君
子之心始銜聽其說也天下幸甚雖然天下之論竊亦有所議
曰我天子方其即位之初起執事以政而執事落落元祐間未
必合也今日之章何苦自陷於黨人耶又曰論者議元祐之政
非是則執事焉韻公一辭之人也今日之章何強聒以自明耶
某再拜回避謹言而告之曰聖天子在上臣下盡忠報國誰
當為朋黨相公知事君報國亦不知所以為朋黨是二說皆非
也某嘗觀歐公永叔言杜韓富三公子者於文正公同心之人
也為國議事未必相從公言不私至於廷諍平居暇日則更相

稍學不暇彼無心於朋黨也為明天子故也君公師魯於文正
公師友也方其上書自陳力乞同貶時亦豈有心於朋黨也為
明天子故也切意相公自處於中國亦如是誠於事主豈嘗用
意於其間哉是二說者皆妄人耳伏惟相公執德不回無所偏
附今日之意大特破議者之疑其抑又為吾君賀也何以言之
相公雅意本朝昔特為請公而設耶將以立公議而為法和朝
廷而為人耶亦明者見也獨不見蕭規曹隨之事乎蕭何舉
曹而曹不變蕭之法殆非更為彼我者也熙寧元祐之法豈均
法度也朝廷方以繼志為孝隨時因革審其是而已人惟熙
則信手所取無適而不快切意相公立公議而為法殆為此也
又不見牛李之事乎縉紳之禍四十餘年而不解非朝廷福也
元豐元祐之人均臣子也別而用之辨其邪正而已天下未嘗
無才求之惟恐不及用之惟恐不盡別為兩黨十取其五豈不
惜哉天下固有端方敢言之士然量而後入者事君之義也尚

非天子深然不豈不以不疑則安能自竭乎切意相公和朝廷
而為人君為此也相公以中和之德行正直之言我天子如天
地日月兼容而濟愚之行將信執事之言孟子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敢以為左右相
勢力皇恨不即見君子盛德之至感激不能盡言不宣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

上宰相書五

上富相公書　李直講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閤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十有一年天下之士憤鬱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想宗廟有神社稷有靈祐啓聖心廓然日出擴謹說於元虬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万幸甚千万幸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覯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詞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于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蓋非小子所能窺也

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黎猝之心是所謂激也猶恐無賴有跳梁之變則荆揚無安堵之民其曰無備者非兵非良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所不欲求比於四方最為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悅忽者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它也官不得人之敝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覲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掾于邕事未起而言之不用而死夫又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所弛者廢大刑不行故自寬者安嶺南之吏或一不備不虞

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政馭無恥之人如
乘指船而合戰衆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高豎子本無遠
略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
千百里之中無一人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祇
以行破公文何曾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求誰
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今也其時
若謂才之難得道在則致則凡守大藩如古方伯連帥者且宜
崩東海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大
馮登單于臺元勛無然出無南顧之憂矣況當平世誰敢動
哉覩慶曆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以達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
賦欲千瀾壓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座草茅之愚
行年四十七矣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年有幾雖未死間
不逢亂賊是所願也故敢吐露上瀆威尊伏惟哀其狂而寬其
罪不宣覩恐懼再拜

上富丞相書　　　茳陰先生

某皇恐啟伏自明公以上公還第將未獲一侍几杖再問衆來人頗談燕閒輔養之樂不交世務惟野夫山叟相與之遊其聞而疑之尚意傳者有所未識雖然所見乎外者固足以兆有識之論矣某聞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自天子至于鄉之卒士皆從而尊故謂之鄉老亦謂之天子之老老則成德更事之稱世者之大人當是任者猶將以斯道覺斯人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筋力盛衰爲之變哉惟公道尚尊守中庸以道致君中立不倚去就之際有古大臣之風雖功成身退不在其位然爵德與齒三者備于正論正行一倡于家則朝廷四方將不遠千里而應利勢如是可無意乎筋力齒髮固有消長至于心術德慮老當益壯未容爲形俱衰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甚輕禮義爲不足學以苟安偷惰爲德性不知養民教民爲

先務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動為世法正國大經振起澆俗使人人皆被其澤在公之力宜充難矣亂義与道以養吾氣公當休佚安身利用將与天地始終其緒餘之獲亦足以全吾身之壽考若夫移精亦氣務求年長此山谷辟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某早辱厚遇不敢不強道不忻進私竊自謂欲為己者報直不過此未識公意以為何如狂身熱取尚異關納不勝下情怛惻之望不宣

上司馬溫公書　　前溪先生

比者得奉鈞誨使得遂攝匱之勤以窺麟虎進退之儀而猶神湯搖衆懼太至蓋自斷容始於相門而四方士大夫之遊京師而欲獨望顏色者往往延頸於車馬之紛埃而順風之呼最為曠闊親炙之論不過寒暄而已何人乃敢幸此自惟先府尊有且並游之雅而德度深厚不三宜孤樹劍解驂風物如在感

湣俱下義然始歸湣習謂古之人其能神能聖若有如周公孔子之盛者歟周公則以見於人為盛孔子則以人窮見之為盛何者其窮達異勢故也蓋達斯為相窮斯為師此窮達之極乎命而可以出處貴賤敵者也周公相天子任天下方是時以天下士自以不往見之為重然周公常以千鈞借之此何損於太鹿之一塵而孔子葳迹詩書不患人之不已知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已相公有孔子之道術而兼其窮與周公之遇與而有其位此以見於人為盛之一時也然其見亦多類矣得於面目之間而不得其情則不為善見者故古人有一見之間而形神釋然各得其所相忘此果何道哉大匠入山林而搜度之材盡蓋匠手有深於一顧者要不在眉睫也逕頓躓於世久矣安有居太山之下滄海之濵而長養游泳乃得同草木魚鱉之遂其含生者哉十年四方千態万狀相公憐其稽物之久而不收賜之以見喜詩不云乎既見君子我心則喜然則使逕之至於能喜者

此可以意得可以言致哉

上宰相書　同前

竊聞漢有卒以一介万死取尺寸之功於鋒鏑間冀以千利常負得貳方是時值賢將軍已富貴不居功名淡然若虛是卒泯泯竟無以發明設首奔走以老凡有戰伐者皆因之謝去脅肝腦捐棘之地湯粟不自勝習有士久幽蓬華步不出戶限雖一咳唾聲若與鄉知其質金玉如勵子亦家甚寠兒女僕妾皆有飢色抵所奇將仕方是時值賢相國已留貴口不言錢惡人以祿欺升斗事上闕而區區之望猶若有漢見士亦無与之借齒牙可以撼動聲勢者縱火亢貧賤凡有奇貨欲出爲市則日常過疹甚可憐如此夫功名大人願一介士卒歲月心力之所積致也既富貴矣不暇及瑣瑣此非離世異俗松上策矣特將以九州四海英雄之拒馬城塹而已果何蔑哉漢不及三代晉不及兩漢切善謂以此正不即料理士卒報出𦊅羈孤老大度無

以過人其明白乃若脫屣死久困若不敢勺水於行道以救焦渴則大略曾不減前士卒亦閩首者庶幾於大人者出以身試之閣下兼真將相事業輔聖敬天子跡一世於承平不以巳當貴而屈尊色欣與士大夫同所欲有趣者若敢自獻功者如前頭不屑等輩不知幾何人矣閣下能自處曰漢不之韓彭顧以巳格人非真將置萬挾奇倖進如承蜩累丸者輩不知幾何人矣閣下能自處曰晉不之王謝顧以巳格人非真將置萬其閒達踈通何其卓卓也嗚呼行酒執炙德澤先乎其間則倉庚要當吾臂指也奈何尚有賢愚同滯感時發日之嘆乎夫玉與石㶁則俱燼而巳布帛麻縷同則價相若也天下人材之出不爲少去閣下加蓬折之力鼓其俠而進焉使各得以及時其未死尚可以發清風之作離疏穢踏畏皇刑見之頌以先朱草景星之瑞爲閣下盛事未敢自隨也

上司馬丞相論十科取士書　同前

巠前日開朝廷張十科之法敬讀者皆過爲竊有嘆焉何者蓋貴有權富有財而後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而人亦以此奔走之故權分則坐席冷財分則犬馬无色是聖賢有一此宰相當路之權也今執事官自諫議寄祿官自大中大夫侍從官自待制而上一切分其權以爲之使各獻其所知則刻心繡迹付公器於十手之共可謂豁達有大度矣古者上自公府下至諸侯王牧守以僚屬皆得自辟除以從則相尚於相悉非有覆寸之間也而況姑獻其所知以待上之用也哉其間細識淺慶毋以奪賢用士之權爲己肢體護惜畏忌不忍與人而區區僅得於耳目之好筝撻之私而已今十科之法將收盡於群力而人人向公而待之以文則亦豈小補哉雖然頗有所未喻者其法所謂上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充乃連資格擁滯不足以傳天下之才而且兆意於此耶至於監司科則必年知州資序以止人充之又何謂也且內之爲省郎外之爲監司其

實爲多其所擢用爲急且宜稍嚴選也異時宜省以監當人充省郎
者既而以祿薄不足養自是格不用知縣資序此特爲常調者
設亦今一切用通判資序以上人充其選則是雖庸人常調而
有資序者皆可幸進雖嘗歷任使而非資序者終不可以擢用
比如以謂祿薄不足養則今蓋有朝奏朝請郎而其資序猶爲
知縣者則祿薄不足養亦可厭也如以謂絕躐等設之使指
則往往少成疾到不能撫輯甚駿馬顛仆之失是矯枉過正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不若選其人而徒鉏齬以資考歲月之淺則
非特爲守者之厄而雖廟堂之上造物之際亦豈能運心手於
無滯哉漢左雄以限年取孝廉唐裴光庭以資考爲銓品此兩
人者其爲拘攣滯泥亦無以相遠也而光庭特以妄謬取譏於
一時而雖死且不得佳謚而左雄之賢則附此益顯蓋雄雖以
限年爲法而至於奇才異行則不拘年齒故廣陵徐淑年未及
舉則一問而譴罷謝廉趙建則皆不失爲童子郎且限年四十

雖以孰叢德器而議者已病其太拘然救之以不拘年益甚猶
之經有權矣有奇也安一定之法而無少出入於其間則才者
困於資格而不才者竊焉積累以平遷豈真所以扶公論哉今左
右司与臺諫館閣等官未嘗以資格問也而獨施於省郎監司
是省郎監司必陳人而後可為也夫用資格廢資格皆罷法而
已在高位者尚有人焉則或縱或捨將一出於胸中而法豈足
膠乎然不用資格其失小用資格其失大蓋委曲附會多方以
就於法其失小也宰相用其才於上而執法者繩之於下其失
大也崔祐甫為相未幾年除吏八百加以資格繩之則百孔千
穿何適而不為過乎吏部主選事凡若干資序入某格若干考
積入某格銖銖較之於此焉可也省郎監司非吏部之所得專
也廟堂之上造物之際尚不權不奇無出入以神運動之手則
是乃有司之事亦何以籠天下之士夫乎十科之法凡無官
人得薦者四科則其病資格之弊而為此不膠至矣至於省郎

監司猶乞次於資序是反不若布衣無官之人也豈不倒置哉比日有宜為轉運提刑而適以通判資序入為員外郎者有若於常調知州通判而偶以資序擢為監司者亦足以見資格之困於彌縫也夫為資格者只為賞罰可也苟度天下之足而就廢則終歲無一人合者矣舜年十六相非資格法也文王用多士非資格法也安有張十科之法以蹤閑待天下之豪傑而尚守資格於內之省郎外之監司誠所未喻焉天下之先務其急莫如用才莫如用人之才蓋有事功可見者事功之區區雖不足以言才而賢人之才否可以類觸也然則資格之法果安用哉譬如蛇蛻蜩甲均腐朽於万物之塵壤而後已曾何足以污陶冶之間乎閣下為宰相為四方所仰望於廟堂諸公同為聲氣宜非發於一言者時不可失才不易得太平不難致柰何居造化之地謹守區區之法自縛於一方也哉苟推此以往則凡運動之手蓋有與天俱行者非特如上所言省郎監司而已若

日十科文具法亦非愚所敢知也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宛丘先生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唯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形為詩其道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文章著其變多矣惟詩獨近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醻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必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以至於朝廷

之政事廢興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沿制興改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覩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真刊落英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覩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虫隕桑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

間無一日嘗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鼓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文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丞相王荊公書　　　徐中丞德占

昔者聖賢相逢而其妙用之事業足以善天下傳後世者尚其德配天地而非其時不得載之行事以成位乎其中者尚夫有至誠有聽之君而行政之專在位之久而功烈止於如此者是皆相公平昔之所明擇而安居安居而誠樂誠樂而确然焉而後以得於今日之天也某雖譽之不足以為知言某雖詆之不足以增高論是皆無可為相公而有言也明王之迹既遠而屢更亂世所謂千百年絕道之後而乃有聖君卓然興起於此時視其勢且非小小之作而所謂善天下傳後世者固將日討進而月討功要羅廣搜以及昆虫草木之靈智皆可以盡其才用而不弃况於能者之力而智者之知哉某之自揣自幸又誠不

負於此時此士達而陪後列之議則足以增竹帛之案窮而終
山林之樂則足以為易俗之倡其窮其達皆自遂如此是又無
可以為其而自有言者也豈兩宄所可言而求之今日不能以
默然特見士大夫之議論為夫奉法長民者之所為甚未足以
識聖主賢相之意而易此時之光陰者甚多而竊有傷焉誠恐
法之未孚吏之未良民之未明而已移可愛之日車於義和也
夫為人之此時者天也愛日趨功而成就之或小或大皆不可
委之天而正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不勉不至故其近探所
聞而著為狂妄之說輒欲干聖主之聽而身賤言遠无因自進
以為當今道德之表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急欲聞此者惟相公
其人謹因舍弟應舉天府繕寫所去之書凡兩本四策而附以
獻于相公之左右政事之隙試歎而讀之果為可用幸賜一言
之譽進諸天子之前以當太平御覽之語雖其中未必有所補
於聖朝之聰明而其惓惓之心必如此而後足耳夫以匹夫之

微而坐進宰相之書是爲罪一也山野之賤而敢議國家之政事爲罪二也意不足以主文而文不足以明意爲罪三也相公以爲可觀則某之志已在三罪之外矣以爲無所觀則又安所逃焉

上文太師干求舉賢良書　　馮左丞

某前歲不度愚賤三見相公于許伏蒙相公重賜顧接此古人以貴下賤握髮吐哺之義而每言於人無有信者何者相公位顯之尊功業之隆而某一介鄙士也何所取者而使相公三見而不倦哉雖然是未知某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某也士之所負必曰行義高世文章驚人某愚不能此然量所負非特此二者以見相公也培塿之高汚潢之深儒夫孺子皆能奔逐其上而游泳其中至於登万仞之崖臨不測之淵仰觀俯窺而不眩安行危坐而不慓則其氣之所守蓋有過人者尋常之士相與謀於鄉黨朋友之間而出見州縣之吏皆能閑視傲睨高談偉語慷慨不顧及一覩王公大人則勢屈於外而氣奪於中駭祇戰慄不知所措其勢然也

然惟相公貴盛矣以相威振於天下出殿近輔邇官顧任要出於
境逡巡而不敢以謁其也遠方下國之人後進之微小官之賤無
一日之故先容之籍率然而前進退拱揖不失常度語言應對無
一差錯夫見相公而不懼天下其誰懼者天下所不能懼則天下
之事其有不可為者邪嘗考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而人之所以不
知而不信也幸甚幸甚今者願有告於相公願垂聽錄使其得終
見其所負相公亦將有取焉其生無他長幼知讀書既長暗於章
學時文以升斗之祿再上得官奉非所好以為士之學要適天下
之用故前古嚴與治亂之変與當世利害得失之言竊嘗究其略
矣則又以士之顯名於後世不若見用於當時王符仲長統闕
若書設切時政積千万言其功至矣然不若主父偃徐之徒上一
書達一議奮身於朝暮之為快方先帝鋭意太平抽擢英雋之時
而某尚幼方走場屋未暇當時之務今天下無事百官守成雖欲
卬臆開目致於明時而尚何所因苟動自嗟惜此誠苦達天子以

制策取天下之士區區之愚妄以求售於此且士孰不學而某
幸有志於當世之務士或能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某幸天子以
制策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無心於制策之榮然天子使兩
制大臣舉其所知兩制大臣天下之士識者無幾而某又幸得
三見相公天其或者果有意於某歟何其幸之多也昔張說爲
相而張九齡房琯皆出其門當時之士以爲千載之下不可復
得今河陽李纘政亦見於故忠獻韓公之門縉紳皆以爲是
繼張房之迹相公位貌德業誠已比併於忠獻矣而某之愚何
敢望於河陽然使相公之門如某者猶不棄則若河陽者接跡
而至矣如此則豈獨爲某之謀哉擬進策論二十首隨書上獻伏
惟下執事略賜聽覽以爲可取繼以進無任皇恐依歸之至

上吳相公書　濟北先生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
者幾人若是者某雖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

學不避邇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大人之學備體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世昔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安無狗吠之警康乎英宗禮樂具備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英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取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己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

吳以兵法馭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大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強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亡而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責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八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彍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邪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僥日滋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企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騰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変其習昔之所欲今或有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万民之心天子亦以是深信而無

變五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立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為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為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才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樕棫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魚鱉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縷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為囊中之穎邪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為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月日高郵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僕射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所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泯沒德義不加充問學不加進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豈敢僥倖方一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中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嘗蒙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諭意使進于門下夫布衣之賤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捬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足以辱此幸甚幸甚雖然某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福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子孫於士相襲逮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有薦士之福也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魯也之墟曲阜賴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有凡蔣邢茅胙祭之

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不伏惟
相公輔先帝以來陰陽調和庶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
度數聲明文物之盛粲然而唐虞同風進承顧命立今天子宗
社至計定於從容事已默然若無所預其功德可謂蓋百辟而
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謙養嚴而卻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始
太損然猶孜孜諏訪期於至誠如其求之不肖尚措左右之餘論
況於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乎誠能推所以屏賜不肖之意
思天下尚有所謂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
而未顯者悉收而並薦之使朝野內外才任各當其分无一人
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福■夫天之所以報王氏者亦當不下
於周公矣輒以所爲詩文一卷待命於下執事惟相公察焉

書

上宰相書六

上蔡司空書　　曾國先生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有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郡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閣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於刀筆之間而處之於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蜀某游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於門館一字不通於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於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為如何而其言豈易罄哉某自到任以來日夜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於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演前輩舊說無一言一句能

自立門戶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敕令格式周
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
下以為近歲以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
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
也前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
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
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閣下輔政既以經術
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
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以道義廢場屋之間人自為體立意造
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
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
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
遁去不能自見於世若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
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

閤下之所願也某久不談世事感閤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否唯閤下裁之

上曾丞相書　　忠惠先生

將仕郎蔡某謹齋書僕射相公閤下某自少讀書至今二十有餘歲矣獨好觀古謀人策士著論事迹稱言當世之故竊嘗以為人主不可有材而好為人臣不可功高而名重此二者其勢必有所獨勝且苟其所獨者重則患將聚歸於一而必至夫人主操天下隨其所欲一奉而成敗立見奉而成功其志驕者而不可止不幸而不能得其所求則禍必中於宰相昔漢武帝內興制度以誇大中國外觀兵四夷逞其無厭之求其材固英偉絕人而當時宰相在位以十數皆相繼戮没此其大者傷則小者亡上者憂則下者辱故人主唯無欲好名也人主苟求欲好名則宰相爭有以當其憂而受其責者矣人臣功高而信於海內則主易見疑名重而一世之望所歸則小人將乘間而讒人

且既已致身能見於天下一有疑間而爲僇辱及以見其自詩
書以來鮮能以功名終始何者以其始之易終之難而進取持
守之勢異也故王公多以其身深念而顧慮其後以裴晉公勳
舊而卒中於李逢吉之間近事韓王佐命之臣而黜於多遜當
此時其身且不能謀而何暇及於謀人者哉此皆古人已往之
成迹不待深沈謀度而後可見也是故人主雖寄政於臣下而
守成無欲則其臣可以大臣去名遠勢而畏衆人之所爭則持
滿而君不忘主下俱欲無害爲則無所與聞言也今人主方虛心
旣已行寬大仁厚之政而閣下執其政柄天下皆以吾君五帝
之聖淵默而不可測夫深居淵默獨觀於臣下不徵見其志慮
所嚮此常人所安爲易事而賢宰相之所以愈恐懼而憂畏者
也今其來請謂閣下之功而効愚衷於前夫先帝七年用兵西域
閣下位爲樞府期年闢天都屬青唐破龍哆日瞻征發誅叛
夾化撓出一年不再討及先帝升世中外洶洶設策於一言之

間退而就位破燕昌跋扈之謀劫惟懽倉君臣之變主君既立勅廷無事不旬日而取宰相此其智以名勇功天下莫能角者也詩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夫仲山甫唯有莫助之材天下雖愛而莫能助故當是時班與之對也今閤下當國總以旬月一時威望皆莫能謙功自以為不及夫先名實於人人之上使人不畏其愚而畏其智謀人而吾先見疑於人此固謀者之所忌而危也使閤下優游不為固已信於守內而振乎百世而今者竊意以為猶欲盡天下事所謂下車搏虎其為眾善而為之主則敗者也故莫如推眾人使自為之為之必可成閤下兩利而收其功使其不可然後徐起而更之處眾人所不能而後見德是上以身託重人主下交雖同列披君以見信進不為濁退不為名如此而後乃可長也夫明君不可以世求而賢宰相不可以人得以高世主之君而輔之以傑出之賢相則夫仁人君子所為愛之者深而望之者切而欲終始如一謂

其質於自用而能安受不言者也觀今進言相國者皆以爲得
時行道甚易欲閣下去功與名其言固已不足聽然竊以爲得
時行道甚於一旦謂常人無功者設而非所望於吾相者也進
卷五十篇實不能盡録録其半於国事者伏惟覩其大略不宣

上時相書　　尚方先生

某聞古之仕者愛日非以時之不再而吾生之有涯耶夫造物
者之報物以無情犯其成形者去若機動而嬰孩老耄居其半
況死生大變躡其後哉得仕之日如朝菌吾何獨不愛乎雖然
此特吾生之日也所可愛者天下之日尔天下之勢宜若一人
之身自墜造而至終衰其間太平雖三代之盛皆不及百年而
紛紛者特瞬息耳人生之有壯日奚異乎此然則得志於太平
宜爲天下愛日也昔成周之太平紹文武之成烈宜無爲也然
周公相與經營至於修井田營洛邑迁頑民巡侯甸撫四夷征
不庭服群辟然後作周官備禮樂以成一代之法子孫之可傳

者六百餘年而繼周者言世猶曰用焉夫周公之德翊成王其有爲之日數十年耳而制作如此之備非爲天下變日耶漢之文帝唐之正觀開元亦成周之時也世之言太平者必誇企於此而有志之士每太息焉何則方是之時兵寢刑措民富國強更化維法以追三代之風續此百世治安之機會而惜乎無有爲變之變日也故文帝不過躬節儉下農桑之詔而已至於賈誼治安之策則不能用也太宗不過虛己納諫慕三代禮樂之名而已房杜之所爲又不能進也彷徨則久於治安之日而無能爲故漢終以微弱而唐亦大亂是豈知七国之叛發於文帝之姑息而武帝窮兵之禍發於文帝之仁柔哉若夫飽食逸居孝弟忠信不修於暇時一旦而從祿山者皆正觀開元之子孫也夫有爲一失於會適及其淪胥後世雖有成帝之仁賢宣宗之威嚴漢唐不復振矣此何異人之得生方其血氣剛銳襲賞貴之餘視患禍若槁茂如也進德修業既不足以及時名教亂誼

不積於心思慮智數不足以御其變勢往事流大化與衰俱至憔悴困死方且追恨昔日之悠悠耶及矣嗚呼天下之日良可愛也今之去年在周則成王在漢則文帝在唐則正觀開元之盛時也昔神考救時幾以觀會通登耆稱灼三後以成天地之能未幾多休而蕩陵於元祐伏惟相公閣下遭變之初大節截截不可拔奪忠烈義存上貫日月下動清議今天子追繹元舊思與聖復重光而天心人意歡會寄斷生靈動植再造陶鈞千載君臣古難遇而閣下今再遇矣伏思平昔請謁潘居東群議攻阨若無逃於天地之間求為江湖散人不可得也今有為之日其易倘非然聖化復行于茲三年矣去先代之澤未遠而道洽政治不進于成周物力民富未過于漢唐學校既修而士輕廉恥水旱方至而民轉溝壑官冗而賢愚同滯兵驕而饋餉不繼內迫大河之害外須夷狄之患賦役會衆莫不傾心於閣下矣夫山東之相山西之將魯衞之君子燕趙之奇士楚蜀吟采[illegible]

不育於世古之取人以有爲蓋不一矣今庠序郡國登進而得者幾人況於管庫縲絏隱於市井魚鹽而識拔者幾人堂下之言如鄒枚與上之故如郤鉠而得者幾人是皆未聞卓然有猷於人望者豈宰相之刑勢不足以致人耶某竊來京師嘗造閣下之門懼而不敢將命者再矣日之方中冠蓋相望摩肩疊武待次而見者如堵典謁賛名分序而入旅進群揖屏氣未息而悅然趨出矣夫備禮於去來者固已如夢凡拳跽曲折請問於典下者鮮不爲身謀矣使誠有懷世憂國之士欲自進者肯屑言於此乎夫天下有求之欲何窮而有爲之機會不可失恭惟相公思君目再遇之爲難念太平之日爲可愛遠形虛己以來天下之多士示以有爲求助之誠而養其敢言自盡之氣察其所安而報以至公之去取則紛紛者不復瀆其上而門下之謁多君子矣然後收其英華以潤色太平之事業豈特伊呂專美於商周耶某西南曲儒學苦道遠不自振於末路竊一邑以祿[illegible]

澹固自適矣然命流形於治世者雖丘陵草木皆為其材貴以效生成其涵泳聖化行且老矣抑本致養獨貴於万物令治行將歸去國萬里它日雖欲自達且弗及矣竊自以為宰相之職在正君在知人在明義因譔相業論三篇以修左右之贄且茅之為物薄而君子取之以格上帝以其可以為誠意也不龜手之藥賤而楚人得之以封侯以其所用大也雖然某之區區欲自致而懼弗及非幸於有取者惟閣下矜其眷眷焉

上張丞相書　王臺先生

中書相公閣下嘗讀書竊觀古之人挾道術以進為於當世雖所遭之變不同而其安危治乱嘗起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然自漢以來君子得安其位者嘗少小人得安其位者嘗多方其乘機投隙二者角力未知勝負此正幾微用智之時而世之君子方且區區守正道而不知以權術應之是使權分於小人而卒為小人所勝未嘗不發憤而歎蓋位者君子行道之具

而權者所以為利用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可行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所以相其君而功高當時名顯後世未嘗不出於此而世俗之說乃曰道以位而後行君子固欲得其位矣既得其位而言合則從不合則去道之廢興蓋有命也何必權是大不然且以一身為繫者不以去就為之累以天下為心者必以得行其道為足以紓憂所謂權者非私己以自便枉道以事人者也資之以行其道爾西漢之際諸呂用事陳平以為憂陸賈從容言曰將相和調則仕豫附上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故陳平交歡絳侯以圖諸呂彼呂氏猶以平勃之為己而未為劉氏也雖然陳平絳侯皆以社稷為心者故其權易合使其不幸而又有小人焉則如是何君子亦用術以持其權使之不為小人所勝而已古之聖賢有無其位而不得行其道者固多矣有得其位而權分於小人亦不得行其道者蓋天下不幸君子小人並進君子得君小人亦得君而邪正之相形忠佞之相

間無術以待之則邪與佞必勝張九齡陸贄是也方李林甫裴延齡皆以辯智得幸而二子者務欲以口舌爭之終以不勝二子之去其於去就之分固無負而欲行道者何賴焉是以一身爲勢去而不以天下爲心者也是無術以待其權者也昔狄仁傑蒙耻立朝方邪佞得志之時一切順適其欲而使之不吾忌諱進張柬之等以爲腹心小人之權漸去而不自知而張柬之等卒能有功故後世頌之以仁傑爲多嗚呼不與小人較於邪正忠佞之間而薦引善類以陰消其權使之不自知者是權以勝小人之術也恭惟閣下以至大之氣行至正之言自歷臺諫權侍從升政府皆以剛方不合小人而去其身屢折而氣不少衰頃者大臣竊權以私意賞罰天下力引朋黨相與爲敵或以戎風俗天子嫉之起閣下於南荒復還政柄用縉紳之公排群小之異己者而遂倚閣下爲相命下之日士大夫釋然相慶雖市井小民田夫野老莫不懽欣鼓舞翹足引領望德澤之下流也然

竊謂閣下雖為相而小人未盡去此正難以勝小人之時天以一身為繫而不以去就為累閣下前日行之可也以天下為心而必以得行其道為先以解變今日所望於閣下者當如此恭惟閣下優游不迫以外釋小人之疑登用賢能以陰消小人之勢磨以朞月之久則天下之權自去而不之覺然大姦以底於至治此天下之大功也今天下雖名為治乎而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良皆望於閣下而未獲者閣下其可以已乎某西南之鄙人而州縣之賤吏自崇寧初擢第是時閣下在政府例得拜伏於前蒙以殊特為儕而奬之未幾閣下流落江湖而賓亦流滯州縣軋不得伸今閣下大用矣賓輒不復自弃故布腹心惟閣下圖之

上朱丞相論王霸書

賓西蜀之鄙人平生名迹亦似為相公見知者宣和之末嘗在京師屢得瞻望斑度已而世運艱難相公荷乗風雲致位宰輔

安劉氏有平勃之功興周室有申甫之業天下喁喁想望太平
而賞罰在遠方不能少效尺寸以佐下風甲情束縛惟有依歸
輒有今日利害紐見相去万里道路梗塞所遣去人未必能達
故不敢具其詳姑陳其略嘗聞時可以王而遂王者光武之興
是也時未可以王而霸以圖王者吳蜀之割據是也方光武安
集河北是時群盗赤眉青犢之屬動以万數海內散乱民思得
君如赤子之仰慈毋鄧禹說以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復高祖
之業光武用之遂定天下盖知時可以王而遂王也曹公新破
袁紹兵威日盛孫權欲送質子周瑜定議以承父兄餘資兼六
郡之衆兵精粮多將士尽用可以鞠勇抗威以待天命而孔明
亦爲劉備言曹操難爲爭鋒孫權可爲爲援其後赤壁之役協
策并力以拒曹公一戰而勝天下鼎分盖知時未可以王而霸以
以圖王者也鄧禹雖兵敗於赤眉威損於栒邑而中興之功猶
爲第一周瑜孔明有一不死天下亦未可知愚謂二子易地則皆

皆然其王霸之略不同者時焉而已今自夷狄稱亂天下左衽主上即位南都輔從吳越于今八年宗廟社稷未有定止朝廷庶事亦多苟創賞罰在西蜀文恩不知朝堂大議凡所以去為者王邪嚮背竊惟祖宗仁恩德澤幾二百年在於人心固結不忘主上天錫勇智遠邁漢光相公王佐之略在鄰寓上因人之心再造王業蓋亦不難敵有大小勢有險易貴之異計竊謂周瑜孔明之議亦不可忽今雖有吳蜀之地但當先定其規模使上下一心內外同力以觀天下之變不出十年可以得志伏惟相公留意而思之天下幸甚

與趙丞相書　同前

僕竊相公閣下嘗有愛唐史者論房杜以謂王魏善諫房杜與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而已熙與王焉卒之天下後世言賢相者稱房杜蓋其藏諸用也竊觀閣下待人以誠表襄洞達謙恭下士不忘不克當艱難擾攘之時收攬豪英

定天下之大業者惟此道為能彼有自矜其長果銳輕敵誅夫策士疑而不用則功敗名毀身亦隨之亦閤下之細耳今閤下在位海內之士莫不延頸企首願效其區區惟閤下恢然之度并包含容合奇集智擬變而起則功業可成國恥可雪是天下之幸也竊惟天下有自然之機智者因而乘之故易有功若機之未至也雖氣力足以舉而智者不動也句踐棲於會稽迨及復國苦身焦思志欲報吳蓋七年而未奮范蠡大夫種之徒以為未可又十有餘年吳為黃池之會乃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其淹延如此蓋待其機也宣和之末天下久平夷狄之禍一旦而起京師既巳不守而四方群盜如蝟毛而奮以塗炭吾民主上嗣位越在南服夷狄猶得丞金帛子女未足其欲而取中國之地彼固不能有也立楚不終復又立劉齊人蓋背北而於我中究不安而傲睨詬譬若有叛者假楚人之禍收死而已執事大人曾不慮此皆習其故大之勢抵掌抗論乎僭偽擬夷狄此聲嘈嘈於四境

天下之禍日深而所謂機者僅於渺冥莫之能見也爲今之計
創若蓄銳拊循吾民以待其機此最上策[闕]以爲如何

上黄相迁都議

栩縣先生

去年春寇亟至城下將相大臣皆謀避寇是特惟詔下獨以爲
不可於是渊聖不果出而虜乃退至冬虜復來朝廷持戰守之
議是矣然不能遊城外數舍之地列屯寨爲壁壘亟使虜騎竟
薄城下其城之不堅非守之過特以守者無險也遂使士大夫之
全軀保妻子者以爲虜當與和不當與戰吾言曰二聖播迁
皆前日不弃三鎮者之罪也比年以來學士大夫氣節不高應
事不熟謂捐三鎮可以弭禍而不知乃所以速禍七國削亦反
不削亦反蘇峻召亦乱不召亦乱則欲割地以弭無厭之虜亦
冀胡馬之不來不已疎乎戎狄之禍其於李邦彦蔵於王云王
及耿南仲父子而成於李擢此有見之士所以齟齬而發憤也
虜以往年十一月五日濟河而朝廷以初八日始召百官集議於延

謝其非不知胡行如鬼其勢薄矣雖不損三鎮猶無一也虜肆
大議迴言者十八九特不弃者十許人耳朝之執事者乃以
其戰敵不弃之詞利害明白置在諸人之右淵聖是之特賜召
對某之心豈暇計虜之強弱而為之說哉其所以為國家謀當
如此彼計利鈍較強弱始日以紓目前之患則近日賣國乞降
爭為戎首積憾不已徼福異姓者皆是也且虜豈真健者哉謂
秦無人故以威劫之耳使有一藺相如抂聲睨柱劫三鎮不可
劫以河為界又不可彼又安能誕二帝之出取宮嬪宗室而北
乎城雖破矣使有一田單者易亡為存摇聳而守排巷而戰將
夫可使跳躍以搏虜婦人可使斷齒以用命彼虜雖強又安能
徑入吾城乎兩宮雖出矣使一仲連者不肯帝秦居調護守管
鑰者取天子之璽綬捉東宮而立之否則擇宗室之賢擁兵於
外者而推尊之於遣使告虜人曰敝邑之士大夫死而死耳若
易姓改號非弊邑之敢也顧春宮如法章者在內宗藩如代王

者在外非此立也而尚誰立敢以告執事儻執事者不吾誠提四夫之手坐黃屋之下則自代邸來者請以立見矣宗室之立者豢倚之非兩國之福也如其可則情奪矣彼又安能帝楚乎嗟夫某屢爲謀國者言而終莫之從也茲事一失今又嘖咤今又復有遷都之議某安得不爲閣下一言乎某竊嘗參商古今之勢寇可避都不可遷夫三鎮不可弃三鎮者中都之根本也汴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有中原則割據中原者正統也割據者霸統也諸葛亮之奇才而不能亂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人特勘勘然一方之霸者耳何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尉佗謂陸賈曰我不居中原故王此漢高祖曰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不得中原之地而王之雖有豁達大度英傑神武之資蓋不足以一天下而臣之也若舍汴都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原數十州之地畢虜長驅放手大呼則山東秦隴京西淮南之生人盡矣使中州

之士如王猛張賓蘇綽之徒謀得行說衛律李緒之徒致其
死不知或者之議謂金陵可以居乎彈壓之計不知出此是
豈不為西方英雄豪傑之資乎春秋時楚人大飢群蠻叛之申
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
往則將秦帝以萬騎陣泥水矣拓跋氏帝以萬騎絕淮水矣
昔之知天下大計者必先定計於我而英雄寇賊不能劫而尊
之也曩者虜劫三鎮朝廷諸公低首下氣北面膜拜而為之劫
盡河又輒為劫二帝又輒為劫宮嬪宗室又輒為劫金幣又輒
為劫此蓋計不先定而虜得以劫奪之也使天下忠義憤為之
声嘈嘈然滿天下今吾避虜而迁非畏劫而何是使天下忠義
憤鬱之声復嘈嘈於後日乎其竊料今日之勢尚有可為者詔
大將出湖方詔一大將出河東集兵士豪會鄉兵酌險易相原野
其關可以控遏其地可以犄軋其處可以設伏其水可以限備
列屯而居扼大險而守然後朝廷視虜之遠近以為進退觀兵之

勝負以為出與虜來我去虜去我可守有避寇之名無喪地之實座者昔人避虜而遷都未有能復振者也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削弱陵夷潰敗之域唐則不然天寶而下四世避寇未始遷都為自蹴絕滅之計故雖數遭變亂而不亡使蒙安史之禍而亟遷焉則唐亡久矣又安能至於天禍而後亡哉突厥之難議者欲遷樊鄧而太宗不可吐蕃之逼唐人欲遷都而郭子儀不可若是者可謂知天下大計矣惟閤下能定天下大計毋惑區區之私輒為天下公言之

上呂大尉書　　固窮先生

某嘗謂治時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人時有廢興法有利害人有賢不肖此三者百王不易之理治亂安危之所由出也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行之法而有不可用之人是以古之君子進而撫世觀時變通而審吾所以扶衰救弊之方非法

之難而用人之術難功觀熙寧之初與滯起廢興章文物大小備具閣下親与神考左提右挈刻削姦蠧而更新之自是以來姦者萌於私意三十年間一時人物更五六變方紹聖崇寧大觀時孝士大夫皆耆老公之不用海內僅之而其存為閣下屢者以神考之經制作法遭世難險与時消亡而閣下之數與用舍隨之同時謀議輔弼銷磨殆盡閣下獨康寧壽考屹然為故国世臣矣其意者豈非以閣下被遇先朝固欲与熙寧元豐法度相為存亡而留閣下以復起之耶以今之視熙寧元豐人才進退孰賢孰否法度綱紀孰張孰弛主威国勢孰強孰弱兵民財食孰登孰耗起閣下於閑退之中必將賦之以政所以為此者也夫以神考之舊精閣下君臣之契当名卿才大夫先後左右如以石投水歛然排去其議賞罰剽竊幾成欲毀如此其難而況孰其尤難者哉其間之道路小者不可悉而大者姑致其一二府祿名器人主操柄比來冒濫頗衆高才大壽[illegible]剖城置邑所

以奬王功而今例以恩澤得此一難也外戚之假寵借勢恣睢帷幄漸進晝星脅然歸之此二難也擡頭閭目予不顧分義羣務行險以詆毁前輩開然成群勢難與較此三難也財匱民困邊鄙空虛上下公私彫敝下之情不得上達此四難也夫此四者時之極致法之至變一朝而盈革之則懼吾身之不安而不能以成功坐視而莫之恤則恐其濺變而卒至於不可救前年自門下擢廬江何公爲左丞相然廬江公長者也知因時而不知正法往年自南方召清河張公爲右丞相然清河公勇於救弊者也能正法而不先於用人故其謂今之世変法弊甚於無寧之初一朝天子赫然捐是四難者以付閤下而聽所以爲不先登進人材植立其基本未易摭議也恭惟閤下少負俊偉奇特之氣自入仕于今幾六十年歷逢世变中間榮辱得喪所關多矣今也年高德邵心平氣定乃落其攻奪之時使之得其公重江於其初則賢牧英豪建置忠良基本立矣然後可以有爲此

來區區敵愾之懷所願也望見而一致其憤也昔唐自肅代以
後藩鎮盛強小大各擁兵專制莫敢誰何憲宗用裴晉公爲相
一日易三十六鎮無敢動者至其子德裕才略智謀無出其右
爲姦庸所忌流落不遇逮晚節武宗拔用之出其術僅期月
之間平太原取澤潞罷時驕將叛卒指呼顧盼毀僧寺黜姦盜
奴隸二李奇略因難乃見而其謂方天下裴距事哉時皆得真
才如斯人者仁之復何慮哉我國家奕世承平宏規遠慕度越
千古以主上之聰明獨斷聖德方興固非憲唐之比而陛下德
堅視賢皇父子班恤而遺世文明過之天將復興於此則衆建
君子而用智於四難者斯適其時也若某者愚不知分輕犯交
戍之義亦惟閣下始終察之可也

上張相公賀克捷書　　新安居士

某咨目頓首再拜上　某官伏審致果得雋全師奏旅凱之旋含
爵策勳士賁寵文階之冠國勢增重於九鼎廟謨萬爲然一變

朝野歡娛君臣和樂恭惟某官授書黃石而孝友兼脩得言青
錢而氣節益敢脊建炎石補之天取紹興龍飛之日方中原境
士未復請身贊戰秦隴之間會仇敵輸馬不還敗績喪尸於燕
雲之外四川一隅草木皆知其威名九夷八蠻君長必問其年
紀或者昧遠而見近士有妨功而害能紛流四國之言讀滿中
山之嘆周公不失其聖雖既破於斧斨仲尼無得而踰又何傷
於日月於用捨去就之際應消息盈虛之時雖邪說淫辭塞大
道之行而主聖臣賢為數天之福千載之遇一德如初四禹迹
於狂瀾之餘揮郢斤於汗顏之後營那勝要害之地沈心精術
微之義入而謨明弼諧則措豈之宴酣出而陳師鞠旅則顯允之
方叔盡護諸將決濟多艱輔替弥縫使天下不知行李往來夫其之
顛逆齊公子慈以一十年之禍敢睥睨乎江都而界金上下濟
之二十萬之兵輒跳梁於淮浦我武前定王師有嚴吾正運乎
帷幄之中掃擬玩於股掌之上實彌貫徹實貫敵實籍手而措著

皆自治之宜如江如漢如雁如翰奏其勇若有莫禦之勢兩號
汝潁鼓險而群醜攜貳縱遂泗廬壽出奇而二鵰味瑰一戰而取
過劉之威鐸揀而大擴狄之烈黃異錫圭之寵獨高指鐵之能
若濟巨川作楫擅中流之夫譬如平地為山勉一簣之加以至
盡大公之心開眾正之路以天下而龍天下以寰中而雁寰中
察見非賢譽之亂真明賞罰政刑之允當俾大国之必畏移上
帝之居歌于以迎歸二帝而盡晨昏之歡于以還定遺黎而出
塗炭之苦有獻元結中興之頌永懷吉父清風之詩然後視富
貴如浮雲飛功名如弊屣奉王母以高舉倣羲皇而遠遊載雲
旗而駕八龍飲沆瀣而飡六氣享千二百歲廣成之壽居上元
六合真人之宮人何慕焉古無若者其罪矣一斤流落九年放
聊鷗浩蕩之波困毀寥瞟擋之雨如墜淵谿若逃虛空回不堪
憂炳饑欲充聖君合濟河亟有同心之舊尚或訐懷相公欲持
綏而拖衆手之勞祈曰疇昔兹其時矣誰曰不然敢取精忠總

總君父老矣無能爲也安敢僥倖以他求哀之耳亦命收此頭保全於晚節俾生還於鄉國圖報於壤泉所得如斯受賜多矣因對揚於穆穆乎略陳其區區願忽須臾以希方一照春研媚浩氣冲和更請攝調以副瞻詠路遠書啓難通謹具咨目以申賀誠兼希覷相伏覬鈞察不宣某咨目頓首再拜上

與張相公手書　同前

某頓首再拜上某官郎日庚暑蘊隆恭惟督戎護將之暇神明叶相鈞候万福某初聞車來爲川陝視師之行閫外不知軍國一時事機惟是憂江淮捍禦難誰其當者徐聞改轅還第江上如此則行闕無虞矣襄陵上流自亦不妨飛檄指揮夫金鼓之情僞劄之計當不出相公目中彼已之審機會之從形聲之神勝負之應必已先物而默運命令諸將使之進擬合變無洛致便於交綏進退之際此區區千慮之獻也比來韓劉二將獲捷擒生督府以俘囚故罪從寬中使賂仍服善壽自是遺民携彼而

慶此中原不勞而服也如闖韓既勝而又追之此戰勝之所戒韓乃犯之攖國之威亜相公之忠亦初物護持幸免耳審如所聞相公終此遍檄諸將以警戒之否其它如往日側聞議論於左右者諒無遺策邇覘更願精審今夏雨澤應期田疇可瀕已有豊稔氣象昔謂武類禡之詩蓋頌武王能保有厥士克定厥家以當天意故其詩曰綏万邦屢豐年主上仁孝願治圖復境土相公概然堅金石不可変之志為衆人所不能為之事冒大寒暑圍行李以為生靈斯足以上當天意矣上天悔禍茲其時也願相公勇猛精進克順天意以畢中興之業若夫其間已之所行人之所望更願加意昔仲山甫將王命明若否以中興周室者不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獨保身而已蓋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非枉道以苟全其身亦有仁義焉尔相公今日之仲山甫也某追憶相公去年六月所惠書詞有傍觀側目皆有機心衆口鑠金是非莫考求全之毀使人不忘之語故慕楊作

用一段以成相公之美非有所闕而為說惟軍事倥偬之餘猶稍留意焉相望數千里之遠無從面展筆舌不能盡所欲言聊寫一二少見金鎬之意而已矣它乞慎暑強飭勉進肉食資助氣血以頤生靈此天下蒼生之願不宣某頓首再拜上

別幅　同前

某頓首再拜某區區已具布右幅承徧按諸節大軍隨宜整治俾順人情仰見高明以循推之何往不利今日使當事者人人如此中興何所難犄公平寇之功實不易就大抵患者畏人修且趣召出於睿意相公忠赤所致雖受寵靈為能遂退志罷褻微之來不能盡察此說誠於其願相公加意周防易謂周防其可防不防其所不可防衛武入相于周以禮自防是也若曰毋令至此憂患不堪其謂周公所以仰而思之坐以待旦畫其慮患必深相公憂患盡周公之用心思其艱以圖其易將至焉願相公加意於用人之際察其所以而用之無使射羿之徒得

以廁聞然後盡相公所以事上之道成大忠淑休烈死生之際不足道也今日國勢如綴旒相公忘親爲君忘家爲國神明昳護矣其或著輒成在公某之忍死亦欲藉目以俟之尊夫人以次且留蜀俟爲迎計所以承志也其善其葬及問計絡繹凰毛此實靈利大可甚天之報施忠宗亦止如此戢累諸兒一一啓流聞荷荷也一侍列拜起居別後毋相承其寒中也擬借之人亦然蒙寵寄八藥西種賜茶數品皆鶴孤蒙想不可得之物拜嘉感刻無窮某頓首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三